



战争与和平

〔俄罗斯〕托尔斯泰 著

肖亮 译

教育部语文新课标推荐阅读

一曲人道主义与博爱精神的赞歌

俄国作家巴别尔曾说：人一生其实不用读太多的书，有个七八本便足矣。在数以千计的俄国文学名著中，《战争与和平》这部最伟大作家的最伟大作品，无疑就是最该读的那几本书之一。

名家
名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战争与和平

ВОЙНА И МИР

[俄罗斯]托尔斯泰◎著

肖亮◎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和平 / (俄罗斯) 托尔斯泰著; 肖亮译.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8

(翰墨文库)

ISBN 978-7-5190-1821-4

I. ①战… II. ①托… ②肖… III. ①长篇小说—俄

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2833号

战争与和平

著 者: (俄罗斯) 托尔斯泰 译 者: 肖 亮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责任编辑: 陈若伟

装帧设计: 余 微

复 审 人: 蒋爱民

责任校对: 郑红峰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53(咨询) 85923000(编务) 85923020(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总编室), 010-85923020(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plus.cn>

E-mail: clap@clapnet.cn chenrw@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860 千字 印 张: 30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1821-4

定 价: 42.00 元

译者序

《战争与和平》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写于1863—1869年。这是一部以1812年卫国战争为中心的长篇小说。为了写好这部作品，托尔斯泰研究和引用了大量材料，拜访了卫国战争的参加者，考察了波罗金诺战场。

这是一部结构庞大、人物众多（有559人）、富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性的长篇巨著。俄国作家屠格涅夫说：“这样的作品，全欧洲除了托尔斯泰外没人写得出来。”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说：“这是自古以来所有的作品中最伟大的一部。”

作品有两条互相交错的情节线索，即1812年的卫国战争和贵族家庭纪事。并分别说明两个中心——“战争”与“和平”。

1805年，拿破仑率兵征服欧洲，法国与俄国之间也发生战争。青年公爵安德烈·博尔孔斯基把怀孕的妻子交给退隐于领地“童山”的父亲及妹妹玛莉亚后，就担任库图佐夫将军的副官，向前线出发了。他期望这次战争能为自己带来辉煌与荣耀。

安德烈·博尔孔斯基的好友皮埃尔，是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他继承了伯爵的遗产，摇身一变，成为莫斯科数一数二的资本家，也成为社交界的宠儿。居心叵测的监护人瓦西里公爵便计划将虽然貌美但品行不端的小姐爱伦嫁给他，公爵的计谋顺利达成。

同年11月，安德烈·博尔孔斯基所属的俄军在奥斯特里茨之役战败，他带着军旗独自冲入敌阵，受了重伤。就在这时，他抬头看见那永恒的蓝天，不禁为那份庄严之美感动，霎时，觉得过去那些野心、名誉及心目中认为伟大的拿破仑，都变得微不足道了。

另一方面，婚后不久，皮埃尔的妻子爱伦与好友多洛霍夫传出暧昧关系，皮埃尔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便与多洛霍夫决斗。把对方打倒后，立即与妻子分居。从此，他陷入善恶与生死问题的困扰中，直

至认识了互助会的领导人，才开始新的信仰生活。

一直被认为已战死沙场的安德烈·博尔孔斯基突然回到秃山。那一晚，其妻莉莎产下一名男婴后离开人世，这使安德烈·博尔孔斯基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宣告结束，他决心终老于领地。

1809年春天，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因贵族会之事去拜访罗斯托夫伯爵。在伯爵家，他被年轻小姐娜塔莎吸引。但因为秃山老公爵强烈反对，只好相约以一年为缓冲期。之后，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出国去了。而年轻的娜塔莎因无法忍受寂寞，且经不住皮埃尔之妻兄阿纳托尔的诱惑，决定私奔，因此，她与安德烈·博尔孔斯基的婚约即告无效。

1807年6月，俄国与法国言和，和平生活开始了。

1812年，俄、法两国再度交战，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再次受重伤，俄军节节败退，莫斯科即将陷落。罗斯托夫家将原本用来搬运家产的马车改派去运送伤兵，娜塔莎在伤兵中发现了将死的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她向他谢罪并热诚地看护他，但一切都是徒劳，安德烈·博尔孔斯基仍然逃不过死神的眷顾死了。

皮埃尔化装成农夫，伺机刺杀拿破仑，却被法军逮捕而成为俘虏。其妻爱伦于战火中仍继续其放荡行为，最后，因误服堕胎药而亡。

几番奋战后，俄国终于赢得胜利，皮埃尔在莫斯科巧遇娜塔莎，两人结为夫妇，而安德烈·博尔孔斯基的妹妹玛丽亚也与娜塔莎之兄尼古拉结婚，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这本书集中反映了1805—1912年间俄国同法国之间的几次战争以及和平时期的生活。全书重点歌颂俄国人民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托尔斯泰肯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也宣扬了“一切历史事件都是命中注定”的宿命论观点。主人公安德烈和皮埃尔是精神探索型的人物。前者意志刚强、性格果断、富有理智，后者淳朴善良但易感情冲动，缺乏意志力，另一主人公娜塔莎则是俄罗斯文学中最具艺术魅力的妇女形象之一。

关于《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说：“它不是传奇，不是长诗，尤其不是历史纪事。《战争与和平》只是作者想借以表达和能够在其中表达他所要表达的内容的一本小说。”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部	1
第二部	93
第三部	168
第四部	244
第五部	289
第六部	342
第七部	394
第八部	433
第九部	490
第十部	543
第十一部	650
第十二部	731
第十三部	771
第十四部	803
第十五部	837
尾声	879
第一部	879
第二部	920

第一部

“亲爱的公爵，卢加和热那亚现在是波拿马家族的领地了。可我要事先提醒您，如果您不告诉我，这里处于战争状态，如果您还为这个基督徒的敌人所犯下的暴行和罪恶辩护，我就和您绝交，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您就不再是，如您所说的，我的忠实的仆人。哦，您看我说的话把您吓着了吧，请坐，我们再聊聊。”

以上的这段话是皇后的宫廷女官和心腹——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在一八〇五年七月接待首位前来参加晚宴的达官显要——瓦西里公爵时所说的。

公爵答道：“上帝啊，这是一次多么严厉的责怪啊！”他并没有因受到这样的接待而感到困惑。他穿着绣花的礼服、短靴皮鞋、长筒袜，佩戴着几枚勋章，扁平的脸上流露出愉快的表情。

他的法语说得那么优雅，他的语调是那么的宽厚温和，而且那种法语不但是我们的祖先用来说话的，而且是用来思考的，而那种腔调又是在宫廷和社交界中阅历深厚的要人所特有的。他走到安娜面前，俯下那颗喷洒过香水的闪闪发亮的秃头，吻了吻她的手，随后悠闲地坐到安娜的沙发上，和安娜攀谈了起来。

瓦西里谈话总是慢吞吞的，像在说古老戏剧中的台词。而安娜虽然快四十了，却依然充满活力和激情。她满腔热情，让她得到了好的社会地位。有的时候她并不喜欢这样做，可为了不辜负熟人的期望，她还是要做一个热心人。即使常常流露在她脸上的冷淡的笑容和她憔悴的面容不相衬，可就像娇生惯养的孩子那样，她也知道自己有一些小缺点，可是她既不想、也不能而且觉得没有必要去矫正。

“我认为，如果不让这个可爱的沃斯格罗德去，而是派您去，您会一举成名的。”公爵微笑着说道，“您是那样的能言善辩。给我些茶水，好吗？”

“立刻给您拿来。顺便说一下，”她又心平气和地补充道，“今天将会有两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位是莫特马尔子爵，现在他借助洛贺家族与法国最优秀的家族之一——马拉希家族结成了亲戚。他可是名副其实的好侨民。另一位是莫里约神父。这位思想深邃的人您认识吗？沙皇接见过他的，您知道吗？”

“啊！我将会感到很高兴。”公爵说。“请告诉我。”他补充道，好像他才想起某件事，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而他想要问的事情，正是他来拜访的主要目的，“据说太后好像是有意任命弗科男爵为驻维也纳的一等秘书，是真的吗？这个男爵似乎是无能的泛泛之辈。”瓦西里公爵想把儿子安插到这个职位上，而有人却千方百计地通过玛丽亚·费奥多为男爵获得这个职位。

安娜的眼睛微微闭上了，暗示不管是谁，都不能断定太后想或者喜欢做什么事。

“推荐弗科男爵的是太后的妹妹。”她冷冰冰地说道，脸上带着悲哀的表情。当安娜说到太后时，她脸上顿时流露出无限的尊敬和忠诚，而且掺杂有每当谈话中谈到她的至高无上的庇护者时就会表现出来的哀愁情绪。她说，太后陛下很尊敬弗科男爵，于是她的目光又笼罩着一抹愁云。

公爵不开腔了，现出了冷漠的神态。安娜以其特有宫廷女官的机智和灵敏想适时地抨击一下公爵——这样或许可以给他一些安慰吧，因为他胆敢放肆地批评推荐给太后的人。

“现在谈谈您的家庭，好吗？”她说道，“您知道吗，自从您的女儿进行社交露面以来，她成了整个社交界的宠儿，大家都认为她美丽迷人。”

公爵深深地鞠躬，表示谢意和尊敬。

“我常有这种想法，”稍稍沉默之后，安娜把身子凑近了公爵，露出温柔的笑脸，好像在表示政治、社交方面的话题结束了，现在可以开始推心置腹地聊天了，“生活中幸福有时安排得不公平。你看看吧，命运为何将两个出色的孩子赐予你。”她扬了扬眉，插了一句，“她们是如此迷人，可是您却不珍惜她们，因而您不配当她们的爸爸。”

说完，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有什么办法呢，拉瓦特^①说我没有父爱的天赋。”公爵说道。

“现在请不要开玩笑。我想和您认真谈一谈，您知道吗，我不满意您的小儿子。我只是想告诉您，当我们在太后陛下那里提起他的时候，都对您表示惋惜……”

^① 拉瓦特：疑指瑞士作家 Johann Caspar (1741—1801)。

公爵没有回答，可她却意味深长地看着他。瓦西里公爵皱了一下眉头。“我还能怎么做呢？”他终于说道。“您知道，他们两个都成了笨蛋，可我为了他们的教育做了身为父亲应做的一切。伊波利特起码还是个安分守己的笨蛋，而阿纳托利却总是惹是生非。他们两个仅仅这点不一样。”他说道，笑得比平时更不自然，更亢奋，同时嘴角边形成明显的令人感到不快的粗鲁的褶皱。

“像您这种人为何要有孩子呢？如果您不当父亲，我就没理由责怪您了。”安娜说道，若有所思地抬起眼睛。

“我是您的忠实奴仆，因而我只对您说，那些孩子是我的负担。我必须背负起这副十字架。我只能这样对自己解释。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他默不作声，用手势表示着自己对残酷命运的服从。

安娜沉思了起来。

“您从来没有考虑过给自己那放荡的儿子阿纳托利娶亲的事吗？”她问道，“人们都说老处女热衷于给人做媒。可是我还没觉得自己有这个弱点，我相识一个女孩，她和自己的父亲一起生活，很不幸。她是我亲戚，博尔孔斯基公爵小姐。”瓦西里公爵没有作答，可他以上流社会人士所具有的敏捷的思考力和灵活的头脑，在记忆中卖力地搜索着，明显说明他已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您知道吗？阿纳托利每年都要花掉我四万卢布。”他说道，他还难以抑制抑郁的心情，沉默了起来。

“像这样下去的话，五年后会怎样呢？这就是做父亲的好处。您那位公爵小姐富有吗？”

“她父亲很有钱，不过很吝啬。他在乡下居住。您知道吗，这位大名鼎鼎的博尔孔斯基公爵在先帝在位的时候就已经退職了，外号叫普鲁士国王。这个人很聪明，性格孤僻，不容易相处。这个可怜的姑娘很不幸。她的哥哥，不久前刚和丽莎美尼结婚。现在给库图佐夫当副官，今天正好也要到我这儿来。”

“听我说，亲爱的安内特，”公爵突然握住交谈者的手，而且不知何故把它往下压，“请帮我办成这件事，我将永远是您最忠实的仆人。她出身名门，而且富有。这些正是我所需要的。”

他他独有的优雅、亲昵、灵活的动作抓住女官的手，亲吻了一下，随后又握住摇了摇，随后松开，坐到扶手椅里，眼睛向别处望着。

“等一等，”安娜认真地思索着说道，“我今天就可以和丽莎谈谈。或许这件事可以办成。您瞧瞧我已经在你们的家庭里开始学做那些老处女的营生方式了。”

安娜的客厅渐渐挤满了来宾。圣彼得堡有名望的显贵都来赴会了，就其年龄和性情而言，这些人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就其生活的社会而言，却是相同的。瓦西里公爵的女儿——美人海伦也来了，不过她是来接自己父亲的，以便一起去参加大使的招待会。她的胸前佩戴着花字奖章^①，穿着漂亮的晚礼服。还有那个圣彼得堡最迷人、年轻、娇小、知名的小博尔孔斯维卡公爵夫人也来了。那女孩是去年冬天出嫁的，现在她已经怀孕，因为有孕在身所以不常在社交场合露面，只是偶尔参加一些小型晚会。瓦西里公爵的儿子伊波利特和他推荐的莫特马尔也来了，此外来参加晚会的还有莫里约神父以及其他很多人。

“你们还没见过我的姨母吧？”安娜对来宾们说，随后一本正经地把他们领到小老太太跟前，她头上扎着高高的蝴蝶结，刚从另一个房间从容平稳地走出来。安娜向姨母介绍每个人的名字，同时慢慢把目光从客人身上移向姨母，随后走开了。

客人们都向这个没有人感兴趣、没有人认识的姨妈问好。安娜用庄重、忧郁的表情注视着他们，对他们沉默地赞许。安娜的姨母用同样的语言对每个人谈论他们的健康，她自己的以及太后的健康，“感谢上帝，现在太后的身体痊愈了。”那些来到她面前的人，出于礼貌，都不表露出仓忙的神色，但都怀着完成了艰巨的任务之后的轻松心情远离了这个恶心的老太太，整个晚上再也不到她的身旁去了。

年轻的小博尔孔斯维卡公爵夫人出现了，她随身带着金线绣成的丝绒手袋，里面装着一些针线活。她那长着隐约可见的细小的绒毛的上唇稍显短了一些，可是当它翘起或者和下唇闭合时却显得那么的娇美。她的缺点——翘嘴唇、微微张开的口——成了她独有的一种美。在场的人都怀着愉悦的心情看着这个健康、漂亮而又充满活力的准母亲，她轻松地承受着怀孕的重担。老年人或忧郁、烦闷的青年坐在她身边待上一会儿，聊聊天，就好像变得和她一样心情舒畅了。谁和她聊过天，看见她每说一句话都会露出来爽朗的微笑，看见她那雪白的、闪闪发亮的牙齿，就会感到今天受宠若惊，飘飘然。而且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

这个提着针线包的娇小的公爵夫人，迈着细碎的步伐快速绕过桌子，

① 沙俄时期，俄国皇后颁发给毕业成绩优秀的中学女生的花字奖章。

坐在靠近茶几的沙发上，愉快地弄平衣裙，仿佛她做什么对她旁边的人来说都是一种乐趣。

“你们看看我带来的针线活。”她一边说着一边打开手提包。

“您看，安内特，以后别再跟我开这种可恶的玩笑了，”她对女主人说，“我收到您的来信说，举办一个小型晚会。您瞧我这身打扮，真是羞死了。”

她摊开手以便让人看见那身淡灰色带花边的别致的连衣裙，前胸下扎着一条宽边的丝带。

“放心吧，丽莎，您比谁都漂亮。”安娜回答道。

“您知道，我的丈夫要把我抛弃了。他要去拼死卖命。”她以相同的语调对一位将军说。“您能告诉我，为何要有这场可恶的战争吗？”她面向瓦西里公爵，好像等不及对方回答，又转向瓦西里公爵美丽的女儿海伦。

“这位娇小的公爵夫人是多么可爱的女士啊。”瓦西里公爵小声地对安娜说。

紧随娇小的公爵夫人后面，走进了一个身材彪悍、有些发胖的年轻人，他梳着平头，戴着眼镜，穿着时髦的浅色裤子、有高高的硬领的衬衫和褐色的燕尾服。走进来的这个年轻人是鼎鼎有名的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达官、现在住在莫斯科却奄奄一息的多洛霍夫伯爵的私生子。他可是头一次参加莫斯科的社交活动，因为他刚从国外受教育回来，还没开始工作。安娜对他点头表示欢迎，这是她对进入她的社交生活里最低一级的人物的一种礼节性的招呼。尽管礼遇不高，可安娜一看到皮埃尔进来，脸上就显现出惊恐不安的神情，好像看见了一个不该出现的庞然大物一样。事实上，皮埃尔仅比屋里其他的男人稍微高大一些，安娜的这种恐惧只不过是看到了他的和大家不一样的那种敏锐、腼腆、聪慧而又自然的目光时而产生的。

“皮埃尔先生，您能来看望我这个使人生怜的病人真是太好了。”安娜说完，领他来到姨母面前，惊恐地和她交换了一个眼色。皮埃尔嘟囔了一句模糊不清的话，继续用目光寻找着什么。他像对待亲友那样，向娇小的公爵夫人行礼，露出微笑，随后走近安娜的姨母。安娜的惊慌失措不是没道理的，因为皮埃尔还没听完姨母讲太后健康状况，就从她身边离开了。安娜感到有点不知所措，赶忙用话来拦阻他：

“莫里约神父是个很风趣的人，您不认识他吗？”安娜说道。

“是的，我已经听说过关于他的永久和平的计划，很有意思，可未必可能……”

“您有这样的想法？”安娜问道，她本想再聊些什么，随后再去尽自己作为主人的责任，可是，皮埃尔又做了一件不礼貌、一反常态的事。先前只

是没听完对话者的话就走开，这次，他用自己的话把想要离开他的交谈者给拦了下来。他俯下头，将双脚叉开，用行动向安娜证明，莫里约神父的计划为何是不现实的空想。

“我们过会儿再谈。”安娜微笑着说道。

摆脱开这个不善于生活的年轻人后，安娜又回头去尽女主人的职责，继续留心听着、仔细看着，一旦哪儿出现冷场，立刻到哪儿去帮忙。她就像纺纱厂的主人，把员工分派到各个岗位上后，在工厂里走来走去，发现哪儿的梭子停止工作，或者出现异响，就立刻赶过去，让它继续工作或恢复正常运转。安娜就是这样不停地在客厅来回走动，不时走近那些寂寞无声或者讲话人太多的人群面前，开口说句话，或者把人调换一下，以便让这台谈话机器平稳体面地运作起来。但依然看得出，她在为这些事操心的同时，也对皮埃尔分外担心。皮埃尔凑到围在莫特马尔身旁谈话的人那儿听他们谈话，随后又转向那些听神父高谈阔论的人，安娜总是怀着关切心态注视着他的。对于在国外受教育的皮埃尔来讲，安娜的这个晚会是他在俄国目睹并参加的第一个晚会。他知道圣彼得堡的知识分子都聚集在这里，他就像置身于玩具店里的孩子，眼花缭乱，看不胜看。他一直担心漏掉他能听到深奥议论的机会。他默默地望着聚在这里表情自信又文雅的人们的面孔，等待能够听到高深的明智的言论。最后，他走到莫里约那里。可能是他觉得这里的谈话很有趣，因而他停了下来，就像所有的年轻人喜欢做的那样，等待着时机说出自己的看法。

三

安娜的晚会像纺车一般动起来了。梭子从四面匀速地转动。只有姨妈是例外，她的身旁只坐了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她瘦弱的脸像哭过一样与这个光彩照人的圈子格格不入。这个圈子分成三个小组。在男人占多数的一个组里，神父是中心人物；另一组都很年轻，以美丽的海伦公爵小姐和漂亮娇小的博尔孔斯维卡公爵夫人作为中心；莫特马尔和安娜在第三组。

莫特马尔子爵是个举止柔和，面部清秀的年轻人。显然，他认为自己是个名人，但为了显得有教养，他在自己的社交圈里，表现得谦逊而随和。很明显，安娜借助他来招待了客人。如果你在肮脏的厨房看见一块牛肉，一定不会想吃，可一个好管家却会把它端上餐桌，作为一道可口的美味；安娜今晚先是把子爵，随后又把神父当作极为精致的餐点端上来款待那些远

道而来的客人。莫特马尔那组讨论的是昂吉安公爵^①被杀的事。子爵说，昂吉安公爵是因太过宽容而被杀的，而波拿马生气是有特殊原因的。

“啊！子爵！快点讲给我们听吧。”安娜说道，她感到这句话能使人想起可怜的路易十五。子爵微笑了一下，浅浅地鞠了一躬表示听从。安娜让客人围着子爵，请大家听他讲故事。

“子爵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安娜对一位客人轻声说道。“子爵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她又对另一个人轻声说。“你立刻就会看出他是个上流社会的人。”她又对第三个人说。子爵就这样以最优雅、对他有利的方式如一盘带青菜的热气腾腾的牛排被端上餐桌献给这群人。

子爵含蓄地笑了一下，想开始讲自己的故事。

“快到这儿来，亲爱的海伦。”安娜对美丽的公爵小姐说。

海伦微笑着站起来，这个漂亮的女人从她走进客厅时就挂着那美女般的微笑。她那点缀着毛绒饰品的白色礼服因为摩擦发出了沙沙的细响，雪白的双肩、有光泽的头发和钻石都闪闪发光，她一直往前走去，两眼不看任何人，但对所有的人露出微笑，好像大方地赐予每个人欣赏她丰满的双肩、曼妙的身材、袒露的背和胸脯的权利，好像给晚会增添了光彩。海伦是太美，在她身上看不到半点妩媚的表情，相反，好像她为自己坚信不疑、令人神魂颠倒的美貌而感到羞愧，好像她希望减少自己的美貌的诱惑力，可是无能为力。

“她多漂亮啊！”每个见到她的人都这么说。当她在子爵前面坐下，露出自己那种不变的微笑的时候，子爵好像被什么非凡的力量惊呆了，他耸了耸肩，垂下了眼帘。

“女士，我真担心我不能在这样的听众面前讲话。”他低下了头，微笑着对海伦说。

可是公爵小姐觉得没必要说什么，她将裸露的丰腴手臂支在了小桌上，微笑地等待着。整个谈话期间，她都笔直地坐着，时而看看自己靠在桌上的丰满的手臂，时而瞧瞧自己迷人的胸脯，不时摆弄一下钻石项链，几次扯平衣服的褶皱。每当故事讲到引人入胜的地方时，她就会瞧一眼安娜，并现出和女官脸上相和的表情，随后又安静下来，依然笑容灿烂。娇小的公爵夫人在海伦之后也从茶几那边走了过来。

“等等，我来拿我的针线活，”她小声说，“你这是怎么啦？你在想什

^① 昂吉安公爵（1772—1804）波旁王朝的代表人物，十九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期间曾参加孔德领导的流亡国外的反革命军队。一八〇四年被拿破仑逮捕并判以死刑。

么？”她把脸转向伊波利特公爵说：“请把我的手提包拿来好吗？”

公爵夫人微笑着和大家交谈，她突然换了个座位，坐好后，愉快地整理了一下衣服。

“现在我觉得很好。”她一边说，一边干着手中的活，并请求子爵继续往下讲。

伊波利特公爵把手提包拿来后，也跟了过来，他把扶手椅搬到离她近些的位置，在她身边坐了下来。

伊波利特和他妹妹长得那么的相似，可奇怪的是，二人虽像，但他却显得很丑陋。妹妹自信满满、充满青春活力，朝夕不变的微笑和那种古典式的优美体态使她美艳动人。哥哥却相反，他总是表现出自满自足而又怨天尤人的样子。他的身子瘦弱，眼睛、嘴、鼻子挤在一块，很不匀称，像是在做着莫名其妙的鬼脸，而且他手脚笨拙，总是做出生硬的姿势。

“你们讲的是不是幽灵的故事？”他边说边在公爵夫人身旁坐下，随后拿起他的长柄眼镜，好像没这个东西他就不能开口说话似的。

“根本不是。”讲故事的人惊奇地耸耸肩膀。

“可是我讨厌幽灵的故事。”伊波利特公爵用这种语调说，从中明显地看出，他先说这些话之后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他讲话时过于自信，谁也弄不清楚，他说的话到底是明智，还是愚昧。他上身穿着一件墨绿色的燕尾服，下身穿了一条用他的话来说是受惊女神身体的颜色的裤子，脚上穿着长筒袜和浅色的皮鞋。

莫特马尔子爵讲述了一则广为流传的趣闻，是说昂吉安公爵偷偷到巴黎和女演员乔治^①幽会，在那遇到了同样受女演员青睐的波拿马。和公爵相遇后，波拿马出人意料地晕倒了，他就处于公爵的掌控之中了，可公爵没有把握好时机，后来波拿马却把公爵处死了，以此来回报公爵的宽厚。

故事讲得很动听有趣，特别是讲到情敌突然认出了对方时，女士们都听得激动不已。

“太妙了！”安娜说道，并以问询的表情回头瞅瞅娇小的公爵夫人。

“的确不错。”那个娇小的公爵夫人小声地说道，她把针扎进毛线，好像想以此来表明这有趣的故事使她连活儿都做不下去了。

讲故事的子爵很珍惜这无声的夸赞，感激地笑了一下，随后继续讲下去。而安娜却不时地盯着那个随时都会使她害怕的年轻人，此时他正激烈

^① 乔治小姐是当时法国著名的悲剧演员，做过拿破仑的情妇。一八〇八年，她去圣彼得堡，获得很大的成功，就在那时，娜塔莎在海伦的客厅中听到她的朗诵。

地和神父讨论着什么，她连忙赶去支援那个告急的地方。确实，皮埃尔和神父谈起了政治平衡的问题。而神父也对这个年轻人朴实的激情产生了兴趣，和他讲述起自以为是的主张。二人兴致勃勃地、旁若无人地讨论着，而安娜不喜欢的正是他们的这个状态。“只有通过手段才能实现欧洲民权和均势，”神父说，“只要有像俄罗斯这样的以野蛮而闻名的强国，无私地领导以欧洲均势为宗旨的联盟，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世界的救星。”“您怎样找到那个意大利人的，他对这里的气候是不是适应……”这时意大利人的表情突然变了，脸上露出受了委屈一样、很做作的表情，这是他和女人谈话时惯有的表情。

“我很有幸被这个团体接纳，我被它，特别是女士们的智慧和教养所倾倒，因而还顾不上考虑气候如何。”他淡淡地回答道。

安娜为了便于观察，再不放任神父和皮埃尔单独在一起，而是让他们也加入大家的大圈子中来。

此时，一位新的客人走进客厅。这就是年轻的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那个小巧的公爵夫人的丈夫。博尔孔斯基公爵个头不高、面容清秀，是个魅力非凡的年轻人。他的一切，从倦怠而烦闷的目光到缓慢从容的步履，都和他那小巧活泼的妻子形成鲜明对比。显然，他认识客厅里所有的人，而且他们都使他觉得厌烦，以致看他们甚至听他们讲话都让他感到索然无味。在所有这些都令他厌恶的面孔中，他俏丽的妻子的面孔最令他厌倦。他装出一脸破坏了他的美貌的苦相，把脸转过去不看她。亲了一下安娜的手背，随后眯起眼睛扫视这群人。

“您要去打仗吗，公爵？”安娜问道。

“库图佐夫将军想让我去给他当副官。”

“那您的妻子丽莎怎么办？”

“她去乡下。”

“难道您忍心把这么漂亮的妻子从我们这夺走？”

“安德烈，子爵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乔治小姐和波拿马的故事，多么有意思啊！”他妻子用和旁人说话时惯用的那种腔调对丈夫说。

安德烈公爵眯缝起眼睛，转过身去。

安德烈公爵走进客厅之后，皮埃尔便很愉悦友善地望着他，随后他走到了公爵面前，拉住他的手。安德烈公爵没有回头看，脸上露出苦相，好像对有人碰他的手表示不满，可一看见皮埃尔含笑的面孔，他就出乎意外地显现出友善愉快的微笑。

“噢！现在连你也有社交生活了！”他对皮埃尔说。

“我就知道您会来。”皮埃尔回答道，“我能到您那里去吃晚饭吗？为了不打扰子爵继续讲故事……”他又轻声地补充道。

“不，不行。”安德烈公爵笑着握住皮埃尔的手，让他知道，这根本不需要问。他还要说什么，可此时瓦西里公爵和他的女儿一起站起来，男人们都站起来给他们让路。

“我最最亲爱的子爵，请您原谅。”瓦西里公爵对那个法国人讲，把他的衣袖向下扯了扯，让他起立。“大使这个倒霉的招待会剥夺了我的快乐，也打断了你的话。离开这个晚会真的让我感到很难过。”他对安娜说道。

公爵小姐海伦轻轻提起衣裙，从椅子中间走了过去，笑容使她的面庞更加的光彩迷人。而当她经过皮埃尔身边时，他几乎是用兴奋、惊喜的目光看着她。

“她真漂亮。”安德烈公爵说。

“是的。”皮埃尔随后说道。

当瓦西里公爵走过皮埃尔身边时，抓起了他的手，转过身对安娜说：

“您一定要帮我教导一下这头熊，”他说，“他已在我那住了一个月，可在社交场合我第一次见到他。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什么能比和聪慧的女人交往更重要呢。”

四

安娜知道皮埃尔的爸爸和瓦西里是亲戚，她笑了一下，答应照顾皮埃尔。这时姨母身边的那位老夫人赶快站起来，追上瓦西里公爵。此刻她脸上装出的兴致已消失。那张好像哭过的脸上只剩下了恐惧和不安。

“公爵，我的鲍里斯的事您说要怎么办才好呀？”当她在前厅追上他时说，“我到底能给我那可怜的孩子带去什么消息呢？我现在几乎无法再在圣彼得堡待下去了。”

尽管瓦西里公爵很不情愿，甚至很不耐烦地听着老夫人说话，可她仍然很温柔地微笑着，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不让他走掉。

“我知道对您而言，在君主面前说上一句话根本算不了什么，可对他而言，他就可以直接调到近卫军去了。”她苦苦地央求道。

“我一定会尽力的，公爵夫人，请相信我。”瓦西里公爵回答道，“可是我很难向君主提出请求；我倒是建议您借助格里契公爵的关系找一下卢米茨弗，这样会更明智些。”

老夫人是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她出身名门望族，可是因为贫穷，早

已脱离了上流社会。她这次来就是要把她唯一的儿子安排到近卫军里去。瓦西里公爵的话让她大为震惊。那张昔日俏丽的脸上流露出愤恨的表情。可只一瞬间，她就恢复了微笑，更紧地抓住了瓦西里公爵的手。

“请您听我说，公爵，”她说，“我从没求过您，今后也不会来求您，我从没向您提过我父亲对您的情谊。可是现在，请您看在上帝的面子上帮帮我儿子吧，我一定会把您当成我的恩人。”她补充道：“请您答应我不要生气，我求过格里契，可他拒绝了，请您发发善心吧。”说着，眼里已充满了泪水，可她还是尽力地微笑着。

“爸爸，我们要迟到了。”等在门口的公爵小姐海伦转头说道。权势是上流社会生存的重要资本，因而必须要珍惜。瓦西里公爵深知这一点。他坚信，如果他替每个向他提出请求的人去求情，那么，过不了多久，他就不能再为自己请求什么了，因而他很少利用自己的权力。可是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这件事，特别是当她多次恳求他之后，良心有些不安了。因为她提到的一点是实情：他仕途刚刚起步时，多亏她父亲的帮助。此外，他看到，像她这样的女人，特别是做母亲的女人，一旦她们打定了什么主意，在愿望实现之前她们是绝对不会罢休的，甚至会无理取闹，没日没夜地缠着你的。这一点的考虑使他动摇了。

“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他用自己惯有的亲昵却冷淡的语气说，“对于我来说要让我做到您想要我做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为了让您知道我多么怀念您已去世的父亲，我想我要尽力办到这件事：我向您保证把您的儿子调到近卫军去。这样您觉得满意了吗？”

“亲爱的，您真是一个好心人！”

他正想去参加下一个宴会。

“请您等一下，我还有两句话想说。那要到什么时候呢……”她犹豫了一下，“您和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库图佐夫的关系不错，那么就请把鲍里斯推荐给他做副官吧，那样我就……”

瓦西里公爵微微一笑。

“这我可不能保证。您知道，库图佐夫^①担任总司令之后，有很多人都缠着他想让自己的孩子给他做副官呢，这可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不，请您答应我的请求吧，要不然我不让您走，我亲爱的恩人。”

“我之所以敢这样说，”他微笑着说，“是因为我知道您是一个好人。”

^① 库图佐夫（1745—1813）一八〇五年，俄奥英同盟对拿破仑作战时，任驻奥地利俄军总司令。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发动对俄战争时，任俄军总司令，指挥着著名的波罗底诺战役和塔鲁丁诺战役。一八一三年率领俄军参加欧洲国家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不久病死。